

这个女人活了八十二岁，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
残忍与聪明，疯狂与冷静，在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身上得
到了惊人的统一。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是会乐意
关心这个女人，也会乐意看一看那一段历史的……

林语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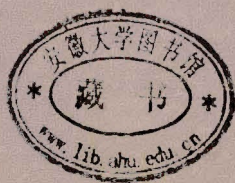
武则天正传

海南出版社

林语堂著

武则天正传

张振玉 译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武则天正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张新奇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大32开6印张 16万字 1993年5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ISBN 7-30590-208-7/K7

精装 定价：5.75元

前 言

林语堂先生自言：他写《武则天正传》是准备对智能犯罪作一项研究。

尽管以后的史学家会对这位中国的第一个女皇帝作出各种各样的评价，尽管以后那些崇尚致胜术的人会把这个敢作敢为的女人视为天下第一英雄，尽管以后的女权主义者会对武后乱伦、淫乱这些罪名十分不屑，她们有理由这样看，既然男人做皇帝可以三宫六院，女人做皇帝养几个男情人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

但从一个角度看，这个女人确实是历代智能犯罪的一大案犯。

她的野心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启用酷吏，发明了不少刑具与逼供手段。还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检举箱。她心如铁石，不光残杀功臣、对手与政敌，还残杀自己亲生的女儿、儿子及儿女的女儿，然而，她临大事而不慌，计算精确可靠，稳打稳扎，方寸不乱。残忍与聪明、疯狂与冷静，在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身上得到了惊人的统一，这也算是上天的造化。

和许许多多短命皇帝不同，这个女人活了 82 岁，权倾中国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历经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会乐意关心这个女人，也乐意再看一看那一段历史的。

在这本传记中，林语堂先生是以武后的孙子邠王守礼的口吻写的。邠王守礼从 12 到 27 岁，一直与全家一道被幽禁在宫里。他亲眼看见两个兄弟被打死，两个婶母及其他亲人被谋杀。他生于公元 672 年，死于公元 741 年，活了 70 岁，是一个看完了武后从兴起到败亡这曲大戏的历史见证人。

编者

目 录

一、	唐 邠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1
二、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3
三、	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6
四、	乱伦，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9
五、	为了对付那个貌美多姿的妃子	13
六、	掐死亲生女儿的收获	16
七、	向皇后进攻	18
八、	元老重臣的抗议	21
九、	开刀	23
十、	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24
十一、	皇帝探监事件	27
十二、	《内轨要略》及宫中闹鬼	30
十三、	大清洗	33
十四、	还剩一个对手	36
十五、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	39
十六、	封山大典	47
十七、	弱不敌强，古今一理	52
十八、	大典之后的阴影	53
十九、	又是一桩疑案	57
二十、	帝王之才	60
二十一、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64
二十二、	还是接班人问题	70
二十三、	高宗驾崩	74
二十四、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这样登基	77
二十五、	男妃冯小宝	82
二十六、	徐敬业起兵与“讨武氏檄”	86

二十七、讨武兵败	89
二十八、检举箱的发明	92
二十九、冤案少不了酷吏和苦刑	96
三十、也有疾风劲草	99
三十一、公众舆论	102
三十二、人心惶惶	106
三十三、大屠杀	110
三十四、授图大典与禁止屠猪	113
三十五、请求改朝换代	117
三十六、请君入瓮种种	119
三十七、狄仁杰与魏元忠	123
三十八、仍然是接班人的麻烦	130
三十九、无可奈何的情人	134
四十、万人空巷的判决	140
四十一、用贤之患	143
四十二、两个男情妇	149
四十三、其实莫须有	154
四十四、不肯牺牲情郎	158
四十五、精彩的半小时政变	163
附：武后谋杀表	168

一、唐邠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现在我（邠王守礼）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二十四年过去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人，亲身经过那些年月，真觉得往事如恶梦一场，几乎无法信以为真。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廖也蒙上天嘉佑，得以幸全。在当年一次大屠杀当中，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廖为人仁厚，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他也是早丧双亲，伶仃孤苦，饱受恐怖饥饿之苦，在中国南海之中，海南孤岛之上，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徘徊踟蹰，寂寞凄凉，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谈论惊人骇世的祖母则天武皇后。他对他父亲的所做所为极其仰慕，颇以为荣，正和我对先父一样。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都是当代通儒。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他父亲身受绞刑，先父被迫自缢身死，今日我俩追谈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畅谈当时情况尽是一样心情。

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个娼妓怎么办？在皇室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说话的时候，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下来，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不过，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因为她是否是我的祖母，颇可怀疑。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姊韩国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

现在，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们都以为我有一

种洞察先机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气晴朗干燥。玄宗皇帝皇兄岐王来访，我微微觉得不舒适，心绪不畅快。我说：“我敢说天要下雨了”。果然不错，才过了半天的工夫，天就变了，大雨倾盆，一下十几天。在另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向岐王说：“不久天要放晴了。”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岐王不信我的话，我说“你相信吧，没有错儿。”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岐王告诉皇帝陛下，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问我是不是。

我说：“我并没有道法仙术。只是年轻时在东宫幽禁的时候，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当时陛下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伤疤后来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儿。天气一变，就浑身彻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也觉得轻捷。不过如此而已。”我又补上一句说：“谢谢祖母老人家。”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

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皇上对我很恳挚，就跟对他诸弟兄一样，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在突然袭击之下，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扑灭了余党。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他本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气焰万丈。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你好大胆！这是我们的祖庙，李家的祖庙？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这又何必？不论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坦白忠实地写出来，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

时代已经变了。武氏宗族已然过去，虽然仍为人所记忆，但已埋葬入土，长此已矣。当年一提到祖母，我们就心惊胆战，如今追忆当年，她只仿佛像一个势穷力尽的魔鬼，已然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

笑。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 game，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之终于失败，决不是她的过错，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的一半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政治才能。

现在我清闲无事，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这种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觉得胜任愉快。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来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实渊博的后汉书注，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人，我只盼望据实写出我当年经过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此为止。

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在大唐贞观二十三年（纪元后六二四年），在秀丽的终南山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那座行宫是祖父的避暑宫殿，和长安有一溪谷相通，溪谷之中，风光佳丽，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湲成韵，自山峦间泻下，流往长安南郊，南郊近珠江湖一带，别墅山庄，栉比鳞次。终南山再前行，合并于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但终南山在长安附近，高出长安约有一千尺，自为一平原，隐僻幽静，别成一天地。终南山这所行宫，构造简单，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筑。太宗皇帝一向作风如此。以大唐一代开国君主之尊，宫殿楼台，决不求其辉煌壮丽。自己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数处小加修补，已觉得称心满意。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年中，兵连祸结，庶民饱受荼炭，贫困未苏，大兴土

木，必增税收，并非造福百姓。在皇宫之中，他确曾饬建凌烟阁，但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因为他们多年保驾，东征西战，奠定邦国之基，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太宗皇帝极重道义，修建凌烟阁，纯粹是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友人，把诸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一则藉以庆功，一则以志对国家对太宗自己的功劳。

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痢疾，虽然有时显得轻些，但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现在虚软亏损已甚。他觉得大去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岁，不幸身染重病。因为身为武人，虽然年过半百，素极健壮，对猛将谋士真是深仁厚泽，为古今所稀有。太宗以天命遣英才，领袖群伦，为人直爽而宽厚，臣子有过，必坦诚相告，自己有过，也命臣子力诤直谏。太宗御下，英才贤士济济一时，刚毅廉直，尽于朝政，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文武百官无限敬君之意。不知为了什么，臣子虽众，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不避石矢烟尘之险，并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又统帅诸将北征突厥，击溃突厥联军，西方拓边至土耳其斯坦，临近了里海。又曾遣将自北部进攻印度，迫使尼泊尔入贡天朝。太宗为人大公无私，平易近人，虽然虬髯如戟，可以悬弓，看来狰狞可畏，实则仁厚爱民，如保赤子。即此一点爱民之心，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太宗皇帝深得民心，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致了武氏梦幻的破灭。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

太宗一次驾临一所监狱，看见一些已经判决待处死的囚犯。他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太宗说：“我是你们的皇帝。我放你们回家。回家去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明年秋天再来受刑。”

囚犯闻听，真是惊喜万分，都被释放还家。次年秋季来临，

又回监狱就刑。囚犯以为罪有应得，都乐于就死，无所怨尤。在常年，一个死囚之定罪，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再上诉最高审判的大理寺，大理寺要与皇家的门下省的代表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太宗皇帝之纵囚还家纯系一时的情感，自然不足为训。但是也可以说此等事不可无一，无须有二，正是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子真情。

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虚弱，于是想到继承大统一事。太子为晋王治，太宗驾崩后，即位为高宗。

在家庭方面，太宗皇帝并不幸运。一个心爱的好公主几年前死去了，死时才三十六岁。太宗皇帝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德之至。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是支持大臣，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皇上应当察纳忠言。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虽然是太宗的良臣谋士，皇家的肱股，长孙皇后却永不许她兄掌权太重。当她病势垂危的时候，有人提说要请皇上颁布大赦，藉以感动神灵。皇后说：“不可以。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人命都由天定。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长数年寿命的话，我一生从来没做恶事。若是只凭行善不能修得寿数，祈寿又有何用？”临终之时，她遗命葬于山丘足矣，不必广筑陵寝，藉以节省民力。她说，埋葬这事，只不过埋秽物，使不暴露于外而已。长孙皇后不愧一个真知灼见的贤德之女。有如此的贤妻在旁，太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但不幸正当盛年，长孙皇后就染病逝世。贤德之名后代景仰不衰，也非无故了。长孙皇后死后，太宗哀痛万分。大臣劝慰之时，太宗说：“我当然知道，人都不免一死。不过，以前在危难之时，皇后始终在旁扶助，善进忠言，如今失一良友，失一伙伴。悲痛曷已，悲痛曷已。”

长孙皇后死后，太宗竟大异于前。沉溺于女色，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人，终难再遇。嫔妃虽众，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随后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年才十二岁，真是伤透了皇上

的心。晋阳公主娴雅可爱，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晋阳公主与晋王治两小无猜。当时晋王治身为太子，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的时候，她竟至哭泣，以为再不能相见。在公主亡故之后，太宗的多愁善感的个性全显了出来。一个月之内，他常常自己垂泪，不思饮食。臣仆请他照常用膳的时候，他说：“我太爱这个孩子。悲伤无法抑制。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太宗皇帝就是这种人，对人民公正仁爱，在战场之上英勇无畏，箭法如神，部下骁勇善战，突厥人闻声胆裂，在家里的時候，却温和仁厚。

三、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太宗皇帝为什么立晋王治那样软弱无能的人，做他千秋万岁之后继承大统的人呢？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个大错。太宗有十四子，由十个母亲所生。长子常山王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都是贤德的长孙皇后所生，三人都极有机会立为太子，可是好竹难免生恶笋，在后代子孙方面，皇帝也难免不如意。初立太子，长子承乾粗鄙无赖，与娼优李童为伍。有一次，他使朋友打扮成突厥人，装做在丧礼中围着死人跳舞，他自己躺在地下假装死人，然后猛然一跃而起吓唬他们。他就以此为乐。虽请国内名儒为师，皇上也没法使他进德修业。泰为第四子。理应立为太子，太宗也已经暗中决定传位于他，泰生得英俊，为人端肃，有学问，善诗文，从各方面看，都会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太宗使他住在临近武德殿，武德殿为上朝的大殿，并且每月拨给他的花费比其他皇子都多。泰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太子遂有恐惧之心。于是兄弟不睦，继之以凶争恶吵，埋怨不平，父皇烦恼万分。终于太子承乾举兵造反。朝廷虽轻而易举地将叛乱平定，太宗终以

太子不肖引为耻辱。

一天散朝以后，皇帝吩咐贤臣长孙无忌及另外两位大臣随去后宫。入内之后，太宗勃然大怒说：“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不肖之子！”于是从墙上摘下宝剑，便欲自刎。长孙无忌自然赶紧拉住。在凌烟阁中，无忌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忠正贤明，太宗对他言听计从。

太宗问无忌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时太子承乾已废，尚未伏诛。皇帝必须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若立四子泰为太子，兄弟相争，必伤一人。无忌奏称：“依臣愚见，当立晋王治为太子。”

太宗说：“立那个东西？你的话也许不错。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立泰则泰将来必杀承乾，否则承乾必会造反而杀泰，我敢断言。若立治为太子，将为继承大统，泰与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治为人仁厚忠诚，只是过于软弱，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圣明的太宗皇帝犯了个错误。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他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确没有统治大唐帝国的才能。太宗后来渐渐又犹疑起来。一天，他向长孙无忌说：你让我立了治为太子……我自己真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嗣承大统的问题总得解决，一劳永逸，避免将来的纷争。于是皇帝下诏称，前太子既然已废，并且贬谪在外，今立九子晋王治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如再有人企图继承皇位或重是论及嗣承一事者，立予严办。

当时太子治已二十二岁，业已娶妻，生有四子。虽不失为一个善良青年，但怯懦脆弱，英明不足。因为生来赋有深情，忠诚恭顺，倒颇得太宗皇帝欢心。太宗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贤淑的女子，将来就是王皇后，现在正随太宗皇帝住在宫中。太子地位不同于众，自己有宫殿，太傅，随侍官员。天子照例在高官显宦之

中，挑选道德文章一时无两之士，教导太子。即令在终南山里，在太宗皇帝宫殿之旁，太子也占有宫室。

太宗皇帝驾崩的前几天，召他一向倚畀甚殷的两位大臣到榻前。一个是太尉长孙无忌，另一个是中书令褚遂良。褚遂良对君国一片忠心赤胆，太宗皇帝一向视同兄弟。今日被皇帝召来，以备将来执行皇帝遗命，这是殊荣，也是重任。太宗皇帝知道太子登基为帝，将来必然需人辅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又堪寄以重任。太宗皇帝付托得人，将来历史自可证明，但是太宗有一事考虑欠周——就是高宗的为人。

现在，褚遂良，长孙无忌，太子，太子之妻，都在含风殿太宗皇帝的卧房里。太宗握着褚遂良的手说：

“这些年来，卿二人对孤忠心辅佐。现在将二卿召来，受孤遗命。二卿都知道，太子为人仁厚，事孤至孝。我托于二卿，望善为辅佐，趋吉避凶，谨守寡人遗范，永保宗社！将来国事，尽付二卿之手。”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既受太宗遗命，即为顾命大臣，对幼主即如伯叔，当然，长孙无忌原本就是高宗的舅父。

太宗又转向儿子及儿媳，命二人单膝跪下，拜遵遗命。又向太子说：

“有遂良无忌二卿为辅，汝可无忧了。”

于是褚遂良受命将遗命写下。褚遂良写毕，太宗又向遂良说：“自从起兵以来，无忌始终如孤左右手。孤开国登基，大都得他辅助。将来勿容奸人加害，如违朕命，就是不忠。”

褚遂良听毕，郑重承诺。太宗知道遂良一诺千金，却没料到遂良将来要对付一个妇人。现在，那个妇人正在太宗的屋子里——仅仅是一个侍女。

四、乱伦，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则天武后当时正是太宗皇帝的一个侍女。依照唐朝皇室的规矩，皇帝有一后，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三班低级宫女中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以上所述统称为后宫佳丽，皆可承受帝王的恩泽。武后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六级的才人。

她今年已经二十七岁，由十四岁起就在宫廷里。以她那样的能力与雄心，竟没得升到较高的阶级，她一定觉得郁郁不欢，自不待言。太宗皇帝并不喜爱英明果断的女人，他喜爱的女人要温柔，要和顺。太宗最初在武氏父亲家看见她时（武氏父亲武士护曾随太宗远征），遂将她选入宫中，因为这样对她父亲也是殊荣。武氏干练尽责，头脑清晰，在宫中专管太宗皇帝的衣库，自然非常称职。武氏亭亭玉立，极其健硕，脸方，下颌秀美，两眉明媚，两鬓微宽，有自知之明。治事有方。从武氏的作为上，太宗皇帝已经看出来，女人如此，确属可怕。武氏说过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十足可以表现她的个性。

武氏说：“我年轻的时候儿，伺候太宗皇帝。皇帝有一匹骏马，叫狮鬃马。无人能驯服。我向皇帝说：我能。只要给我三件东西，一个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服他，我就用铁锤，若还不能，我就用剑刺进他的脖子，皇上很夸我的勇气。”

以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有这种勇气，可谓难能！这真是武则天精神，这话一定会使皇帝为之一惊。并且，若不真个用铁鞭利剑使马受伤，只是徒托空言，这也就不算个方法。用铁锤制服马，这真是她的新花样儿！用这种方法制服的马，瘸不了腿，就得丧命。在我老来这些年，常常思索这件事情。唐朝的皇室就是武氏要制服的一匹马，她终于把这匹马弄残废了。

武氏这个女人智力非凡，头脑冷静，而野心无限。她对文学艺术并不爱好，她确曾受过普通的教育。皇宫的事情，她很感兴趣，朝廷上例行的公事，她似乎很懂，她对周围的情形也很了然。以她那种英明干练的才能，她确有执掌朝政之势，只是太宗在位，不得其时而已。太宗看来，她不过一个才人，平而微方的脸，宽广的前额，而太宗宠爱的却是肌肤细白，绰约多姿的女人，耍娇媚娱人，却不必练达能干。所以武氏只得在拘束限制之下过日子，局促若辕下之驹。以她那样雄心万丈，却大才难展，百事拂意；身为皇帝近侍，一入皇宫十四年，而仍然屈居才人之位，她是确已失败！不过她头脑冷静非常，抑郁不达之情，决不形诸声色。

在众多婢女之中，武氏之聪慧，决非常人可及。她既不得意于老王，乃另谋出路，专注于太子。别的婢女若无所见，她却慧眼独具，利用时机。因为老王千秋万岁之后，太子登基称帝，嗣承大统，自属当然。太子于是成了她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何其容易！她已经把太子估量清楚。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玩弄过几个女人——软弱、任性、多愁善感、不喜运动、一见美色，心神颠倒、渴求新欢，欲壑难填。在太宗皇帝驾崩前两个月，老皇染病在床，在宫中那样熟悉的地方，太子常常看见武氏。武氏年轻，虽不足言体态丰满，亦可称得身体健硕，玉立亭亭，宫廷的化妆，宫廷的发式，她极其讲究精致，从不疏忽。太子所爱慕于武氏身上的，正是他自己所没有的——健硕、沉着、机敏，尤其是精神旺盛。

在父王驾前要端庄矜持，不可失礼，求情之心，反而越发难制。可是，总不愁没有机会，在走廊之下，在前堂之中，在花园之内，遥远的一瞥，会心的一笑，身体有意的一触，偷偷的一吻。当这个成熟丰盈的女人，开始向那个肠柔心软，青春年少的太子一再调情，太子的劫数算是注定了。武氏言谈，随时一语双